

水滸

第七十五回

『活閻羅』倒船偷御酒 『黑旋風』扯詔罵欽差

話說陳宗善領了詔書，回到府中，收拾起身，多有人來作賀。『太尉此行，一爲國家幹事，二爲百姓分憂，軍民除患，梁山泊以忠義爲主，只待朝廷招安，太尉可着些甜言美語，加意撫恤。』正話間，只見太師府幹人來請說道：『太師相邀太尉說話。』陳宗善上轎，直到新宋門大街太師府前下轎，幹人直引進節堂內書院中，見了太師，側邊坐下。茶湯已罷，蔡太師問道：『聽得天子差你去梁山泊招安，特請你來說知，到那裏不要失了朝廷綱紀，亂了國家法度。你曾聞論語有云：「行己有恥，使於四方，不辱君命，可謂使矣。」』陳太尉道：『宗善盡知，承太師指教。』蔡京又道：『我叫這個幹人跟隨你去，他多省得法度，怕你見不到處，就與你提撥。』陳太尉道：『深謝恩相厚意。』辭了太師，引着幹人，離了相府，上轎回家。方纔歇定，門吏來報，高殿帥下馬。陳太尉慌忙出來迎接，請到廳上坐定，敘問寒溫已畢，高太尉道：

『今日朝廷商量招安宋江一事，若是高俅在內，必然阻住。此賊累辱朝廷，罪惡滔天，今更赦宥罪犯，引入京城，必成後患。欲待回奏，玉音已出，且看大意如何。若還此賊仍昧良心，怠慢聖旨，太尉早早回京，不才奏過天子，整點大軍，親身到彼，剪草除根，是吾之願。』太尉此去，下官手下有個虞候，能言快語，問一答十，好與太尉提撥事情。』陳太尉謝道：『感蒙殿帥愛心。』高俅起身，陳太尉送至府前，上馬去了。次日，蔡太師府張幹辦、高殿帥府李虞候，二人都到了。陳太尉拴束馬匹，整點人數，將十瓶御酒，裝在龍鳳擔內挑了，前插黃旗。陳太尉上馬，親隨五六人，張幹辦、李虞候都乘馬匹，丹詔背在前面，引一行人出新宋門。——以下官員，亦有送路的，都回去了。——迤邐來到濟州。太守張叔夜接着，請到府中設筵相待，勸問招安一節。陳太尉都說了備細。張叔夜道：『論某愚意，招安一事最好；只是一件，太尉到那裏，須是陪些和氣，用甜言美語，撫恤他衆人，好共歹，只要成全大事。他數內有幾個性如烈火的漢子，倘或一言半語衝撞了他，便壞了大事。』張幹辦、李虞候道：『放着我們兩個跟着太尉，定不致差遲。』太守，你只管教小心和氣，須壞了朝廷綱紀，小輩人常壓着，不得一半；若放他頭起，便做模樣。』張叔夜道：『這兩個是甚麼人？』陳太尉道：『這一個人是蔡太師府內幹辦，這一個是高太尉府裏虞候。』張叔夜道：『只好教

這兩位幹辦不去罷！」陳太尉道：「他是蔡府高府心腹人，不帶他去，必然疑心。」張叔夜道：「下官這話，只是要好，恐怕勞而無功。」張幹辦道：「放着我兩個，萬丈水無涓滴漏。」張叔夜再不敢言語。一面安排筵宴管待，送至館驛內安歇。次日，濟州先使人去梁山泊報知。

卻說宋江每日在忠義堂上聚衆相會，商議軍情，早有細作人報知此事，未見真實，心中甚喜。當日小樓囉領着濟州報信的，直到忠義堂上，說道：「朝廷今差一個太尉陳宗善，齋到十瓶御酒，赦罪招安丹詔一道，已到濟州城內，這裏整備迎接。」宋江大喜，遂取酒食，并綵緞二疋，花銀十兩，打發報信人先回。宋江與衆人道：「我們受了招安，得爲國家臣子，不枉喫了許多時磨難。今日方成正果！」吳用笑道：「論吳某的意，這番必然招安不成；縱使招安，也看得俺們如草芥。等這厮引將大軍來到，教他着些毒手，殺得他人亡馬倒，夢裏也怕，那時方受招安，纔有些氣度。」宋江道：「你們若如此說時，須壞了『忠義』二字。」林冲道：「朝廷中貴官來時，有多少裝么，中間未必是好事。」關勝便道：「詔書上必然寫着些諛嚇的言語，來驚我們。」徐寧又道：「來的人必然是高太尉門下。」宋江道：「你們都休要疑心，且只顧安排接詔。」先令宋清、曹正准備筵席，委柴進都管提調，務要十分齊整，鋪設下太尉轎次，列五色絹

緞，堂上堂下，搭綵懸有。先使裴宣、蕭讓、呂方、郭盛預前下山，離二十里伏道迎接。水軍頭領準備大船傍岸。吳用傳令：『你們盡依我行，不如此，行不得。』

且說蕭讓引着三個隨行，帶引五六人，並無寸鐵，將着酒果，在二十里外迎接。陳太尉當日在途中，張幹辦、李虞候不乘馬匹，在馬前步行，背後從人，何止二三百。濟州的軍官約有十數騎，前面擺列導引人馬。龍鳳壇內挑着御酒，騎馬的背着詔匣。濟州牢子前後也有五六十人，都要去梁山泊內，指望覓個小富貴。蕭讓、裴宣、呂方、郭盛在半路上接着，都俯伏道傍迎接。那張幹辦便問道：『你那宋江大似誰？皇帝詔勅到來，如何不親自來接？甚是欺君！你這夥本是該死的人，怎受得朝廷招安？請太尉回去。』蕭讓、裴宣、呂方、郭盛俯伏在地，請罪道：『自來朝廷不曾有詔到寨，未見真實。宋江與大小頭領都在金沙灘迎接，萬望太尉暫息雷霆之怒，只要與國家成全好事，恕免則個。』李虞候便道：『不成全好事，也不愁你這夥賊飛上天去了。』有詩爲證：

貝錦生讒自古然，

小人凡事不宜先。

九天恩雨今宣布，

可惜招安未十全。

當時呂方、郭盛道：「是何言語！只如此輕看人！」蕭讓、裴宣只得懇請他捧去酒果，又不肯喫。衆人相隨來到水邊，梁山泊已擺着三隻戰船在彼，一隻裝載馬匹，一隻裝裴宣等一千人，一隻請太尉下船，并隨從一應人等，先把詔書御酒放在船頭上。那隻船正是『活閻羅』阮小七監督。當日阮小七坐在船梢上，分撥二十餘個軍健棹船，一家帶一口腰刀。陳太尉初下船時，昂昂然，傍若無人，坐在中間。阮小七招呼衆人，把船棹動，兩邊水手齊唱起歌來。李虞候便罵道：「村驢，貴人在此，全無忌憚！」那水手那裏睬他，只顧唱歌。李虞候拿起藤條，來打兩邊水手，衆人並無懼色。有幾個爲頭的回話道：「我們自唱歌，干你甚事？」李虞候道：「殺不盡的反賊，怎敢回我話？」便把藤條去打，兩邊水手都跳在水裏去了。阮小七在艙上說道：「直這般打我水手下水裏去了，這船如何得去？」只見上流頭兩隻快船下來接。原來阮小七預先積下兩艙水，見後頭來船相近，阮小七便去拔了橈子，叫一聲「船漏了！」水早滾上艙裏來，急叫救時，船裏有一尺多水。那兩隻船幫將攏來，衆人急救陳太尉過船去。各人且把船只顧搖開，那裏來顧御酒詔書。兩隻快船先行去了。阮小七叫上水手來，舀了艙裏水，把展布都拭抹了，卻叫水手道：「你且撥一瓶御酒過來，我先嘗一嘗滋味。」一個水手便去擔中取一瓶酒出來，解了封頭，遞與

阮小七。阮小七接過來，聞得噴鼻馨香，阮小七道：『只怕有毒，我且做個不着，先嘗些個。』也無碗瓢和瓶，便呷，一飲而盡。阮小七喫了一瓶道：『有些滋味。』一瓶那裏濟事，再取一瓶來，又一飲而盡。喫得口滑，一連喫了四瓶。阮小七道：『怎地好？』水手道：『船梢頭有一桶白酒在那裏。』阮小七道：『與我取舀水的瓢來，我都教你們到口。』將那六瓶御酒，都分與水手衆人吃了，卻裝上十瓶村醪水白酒，還把原封頭縛了，再放在龍鳳擔內，飛也似搖着船來，趕到金沙灘，卻好上岸。宋江等都在那裏迎接，香花燈燭，鳴金擂鼓，并山寨裏鼓樂，一齊都響，將御酒擺在桌子上，每一桌令四個人擡，詔書也在一個桌子上擡着。陳太尉上岸，宋江等接着，納頭便拜。宋江道：『文面小吏，罪惡迷天，曲辱貴人到此，接待不及，望乞恕罪。』李處侯道：『太尉是朝廷大貴人，大臣來招安你們，非同小可，如何把這等漏船，差那不曉事的村賊乘駕，險些兒誤了大貴人性命！』宋江道：『我這裏有的是好船，怎敢把漏船來載貴人！』張幹辦道：『太尉衣襟上兀自溼了，你如何要賴！』宋江背後五虎將緊隨定，不離左右，又有八驃騎將簇擁前後，見這李處候，張幹辦在宋江前面指手劃腳，你來我去，都有心要殺這厮，只是礙着宋江一個，不敢下手。

當日宋江請太尉上轎，開讀詔書，四五次纔請得上轎。牽過兩匹馬來，與張幹辦、李虞候騎。這兩個男女，不知身已多大，裝煞臭么。宋江央及得上馬行了，令衆人大吹大擂，迎上三關來。宋江等一百餘個頭領，都跟在後面，直迎至忠義堂前，一齊下馬，請太尉上堂，正面放着御酒詔匣。陳太尉、張幹辦、李虞候立在左邊，蕭讓、裴宣立在右邊。宋江叫衆頭領時，一百七人，於內單只不見了李逵。此時是四月間天氣，都穿夾襖戰襖，跪在堂上，拱聽開讀。陳太尉於詔書匣內取出詔書，度與蕭讓、裴宣讀禮。衆將拜罷，蕭讓展開詔書，高聲讀道：

制曰：文能安邦，武能定國。五帝憑禮樂而有疆，三皇用殺伐而定天下。事從順逆，人有賢愚。朕承祖宗之大業，開日月之光輝。普天率土，罔不臣伏。近爲爾宋江等嘯聚山林，劫擄郡邑，本欲用彰天討，誠恐勞我生民。今差太尉陳宗善前來招安，詔書到日，即將應有錢糧、軍器、馬匹、船隻，目下納官，拆毀巢穴，率領赴京，原免本罪。倘或仍昧良心，違戾詔制，天兵一至，斷斷不留。故茲詔示，想宜知悉。

宣和三年孟夏四月

日詔示

蕭讓卻纔讀罷，宋江已下皆有怒色，只見『黑旋風』李逵從梁上跳將下來，就蕭讓手裏奪過詔書，扯的粉碎，便來揪住陳太尉，拽拳便打。此時宋江、盧俊義大橫身抱住，那裏肯放他下手。恰纔解拆得開，李虞候喝道：『這厮是甚麼人，敢如此大膽！』李逵正口尋人打處，劈頭揪住李虞候便打，喝道：『寫來的詔書，是誰口的話？』張幹辦道：『這……是……皇帝聖旨。』李逵道：『你那皇帝，正不知我這裏衆好漢，來招安老爺們，倒要做大！你的皇帝姓宋，我的哥哥也姓宋，你做得皇帝，偏我哥哥做不得皇帝！你莫要來惱犯着黑爹爹，好歹把你那寫詔的官員盡都殺了！』衆人都來解勸，把『黑旋風』推下堂去。宋江道：『太尉且寬心，休想有半星兒差池。且取御酒，教衆人盡飲。』隨即取過一副嵌寶金花鍾，令裴宣取一瓶御酒，傾在銀酒海內，看時，卻是村醪白酒；再將九瓶都打開，傾在酒海內，卻是一般的淡薄村醪。衆人見了，盡都駭然，一個個都走下堂去了。魯智深提着鐵禪杖，高聲叫罵：『入娘撮鳥！忒煞是欺負人！把水酒做御酒來哄俺們喫！』劉唐也挺着朴刀殺上來，『行者』武松掣出雙戒刀，『沒遮攔』穆弘、『九紋龍』史進，一齊發作。六個水軍頭領都罵下關去了。宋江見不是話，橫身在裏面攔當，急傳將令，叫轎馬護送太尉下山，休教傷犯。此時四下大小頭領，一大半圍將起來，宋江、盧俊義只得親

身上馬，將太尉並開詔一千人數護送下三關，再拜伏罪。『非宋江等無心歸降，實是草詔的官員不知我梁山泊的彎曲。若以數句善言撫恤，我等盡忠報國，萬死無怨。太尉若回到朝廷，善言則個。』急急送過渡口，這一千人嚇得屁滾尿流，飛奔濟州去了。

卻說宋江回到忠義堂上，再聚衆頭領筵席。宋江道：『雖是朝廷詔旨不明，你們衆人也忒性躁。』吳用道：『哥哥，你休執迷招安須自有日，如何怪得衆兄弟們發怒？朝廷忒不將人爲念！如今閒話都打疊起，兄長且傳將令馬軍拴束馬匹，步軍安排軍器，水軍整頓船隻，早晚必有大軍前來征討。一兩陣殺得他人亡馬倒，片甲不回，夢着也怕，那時卻再商量。』衆人道：『軍師言之極當。』是日散席，各歸本帳。且說陳太尉回到濟州，把梁山泊開詔一事，訴與張叔夜。張叔夜道：『敢是你們多說甚言語來！』陳太尉道：『我幾曾敢發一言！』張叔夜道：『既是如此，枉費了心力，壞了事情，太尉急急回京，奏知聖上，事不宜遲。』

陳太尉、張幹辦、李虞候一行人從星夜回京來，見了蔡太師，備說梁山泊賊寇扯詔毀謗一節。蔡京聽了大怒道：『這夥草寇，安敢如此無禮！堂堂宋朝，如何教你這夥橫行！』陳太尉哭道：『若不是太師

福蔭，小官粉骨碎身在梁山泊，今日死裏逃生，再見恩相！太師隨即叫請童貫密、高楊二太尉，都來相府，商議軍情重事。無片時，都請到太師府白虎堂內。衆官坐下，蔡太師教喚過張幹辦、李虞候，備說梁山泊扯詔毀謗一事。楊太尉道：「這夥賊徒如何主張招安？他當初是那一個官奏來？」高太尉道：「那日我若在朝內，必然阻住，如何肯行此事？」童樞密道：「鼠竊狗偷之徒，何足慮哉！區區不才，親引一支軍馬，尅時定日，掃清水泊而回。」衆官道：「來日奏聞。」當下都散。

次日早朝，衆官三呼萬歲，君臣禮畢，蔡太師出班，將此事上奏天子。天子大怒，問道：「當日口口寡人主張招安？」侍臣給事中奏道：「此日是御史大夫崔靖所言。」天子教拿崔靖送大理寺問罪。天子又問蔡京道：「此賊爲害多時，差何人可以收勦？」蔡太師奏道：「非以重兵，不能收伏。以臣愚意，必得樞密院官親率大軍，前去勦掃，可以刻日取勝。」天子教宣樞密使童貫問道：「卿肯領兵收捕梁山泊草寇麼？」童貫跪下奏曰：「古人有云：『孝當竭力，忠則盡命。』臣願效犬馬之勞，以除心腹之患。」高俅、楊戩亦皆保舉。天子隨即降下聖旨，賜與金印兵符，拜東廳樞密使童貫爲大元帥，任從各處選調軍馬，前去勦捕梁山泊賊寇，擇日出師起行。正是登壇攘臂稱元帥，敗陣攢眉似小兒。畢竟童樞密怎地出

師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六回

吳加亮布四斗五方旗

宋公明排九宮八卦陣

話說樞密使童貫受了天子統軍大元帥之職，徑到樞密院中，便發調兵符驗，要撥東京管下八路軍州各起軍一萬，就差本處兵馬都監統率；又於京師御林軍內選點二萬，守護中軍。樞密院下一應事務，盡委副樞密使掌管。御營中選兩員良將，爲左羽右翼。號令已定，不旬日間，諸事完備。一應接續軍糧，并是高太尉差人趲運。那八路軍馬：

隴州兵馬都監段鵬舉

鄭州兵馬都監陳彝

陳州兵馬都監吳秉彝

唐州兵馬都監韓天麟

許州兵馬都監李 明

鄧州兵馬都監王 義

湖州兵馬都監馬萬里

嵩州兵馬都監周 信

御營中選到左羽右翼良將二員爲中軍，那二人：

御前飛龍大將鄧美

御前飛虎大將畢勝

童貫掌握中軍爲主帥，號令大小三軍齊備，武庫撥降軍器，選定吉日出師，高楊二太尉設筵餞行，朝廷着仰中書省一面賞軍。且說童貫已領衆將，次日先驅軍馬出城，然後拜辭天子，飛身上馬，出這新曹門，來五里短亭，只見高楊二太尉率領衆官，先在那裏等候。童貫下馬，高太尉執盞擎杯，與童貫道：『樞密相公此行，與朝廷必建大功，早奏凱歌。此寇潛伏水注，只須先截四邊糧草，堅固寨柵，誘此賊下山，然後進兵。那時一個個生擒活捉，庶不負朝廷委用。』童貫道：『重蒙教誨，不敢有忘。』各飲罷酒，楊

太尉也來執蓋與童貫道：『樞相素讀兵書，深知韬略，勦擒此寇，易如反掌；爭奈此賊潛伏水泊，地利未便，樞相到彼，必有良策。』童貫道：『下官到彼，見機而作，自有法度。』高楊二太尉一齊進酒賀道：『都門之外，懸望凱旋。』相別之後，各自上馬。有各衙門合屬官員送路的，不知其數；或近送，或遠送，次第回京，皆不必說。大小三軍，一齊進發，各隨隊伍，甚是嚴整。前軍四隊，先鋒總領行軍；後軍四隊，合後將軍監督；左右八路軍馬，羽翼旗牌催督；童貫鎮握中軍，總統馬步，御林軍二萬，都是御營選揀的人。童貫執鞭，指點軍兵進發。怎見得軍容整肅，但見：

兵分九隊，旗列五方。綠沉鎗，點鋼鎗，鴉角鎗，布遍野光芒；青龍刀，偃月刀，鴈翎刀，生滿天殺氣。雀畫弓，鐵胎弓，寶雕弓，對插飛魚袋內；射虎箭，狼牙箭，柳葉箭，齊攢獅子壺中。樺車弩，漆抹弩，脚登弩，排滿前軍；開山斧，偃月斧，宣花斧，緊隨中隊。竹節鞭，虎眼鞭，水磨鞭，齊懸在肘上；流星鎚，鷄心鎚，飛抓鎚，各帶在身邊。方天戟，豹尾鬬鬬；丈八矛，珠環錯落。龍文劍掣一汪秋水，虎頭牌畫幾縷春雲。先鋒猛勇，領拔山開路之精兵；元帥英雄，統喝水斷橋之壯士。左統軍，右統軍，恢弘膽略；遠哨馬，近哨馬，馳騁威風。震天鼙鼓搖山嶽，映日旌旗避鬼神。

當日童貫離了東京，迤邐前進，不一二日，已到濟州界分。太守張叔夜出城迎接，大軍屯住城外。只見童貫引輕騎入城，至州衙前下馬。張叔夜邀請至堂上，拜罷起居已了，侍立在面前。童樞密道：「水注草賊，殺害良民，邀劫商旅，造惡非止一端，往往勦捕，蓋爲不得其人，致容滋蔓。吾今統率大軍十萬，戰將百員，刻日要掃清山寨，擒拿衆賊，以安兆民。」張叔夜答道：「樞相在上，此寇潛伏水泊，雖然是山林狂寇，中間多有智謀勇烈之士，樞相勿以怒氣自激，引軍長驅，必用良謀，可成功績。」童貫聽了大怒，罵道：「都似你這等懦弱匹夫，畏刀避劍，貪生怕死，誤了國家大事，以致養成賊勢。吾今到此，有何懼哉！」張叔夜那裏再敢言語，且備酒食供送。童樞密隨即出城，次日驅領大軍，近梁山泊下寨。

且說宋江等已有細作人探知多日了。宋江與吳用已自鐵桶般商量下計策，只等大軍到來，告示諸將，各要遵依，毋得差錯。

再說童樞密調撥軍兵，點差睢州兵馬都監段鵬舉爲正先鋒，鄭州都監陳翥爲副先鋒，陳州都監吳秉彝爲正合後，許州都監李明爲副合後，唐州都監韓天麟，鄧州都監王義二人爲左哨，湖州都監馬萬里，嵩州都監周信二人爲右哨，龍虎二將鄭美，畢勝爲中軍羽翼，童貫爲元帥，總領大軍，全身披掛，親

自監督戰鼓三通，諸軍盡起。行不過十里之外，塵土起處，早有敵軍哨路，來的漸近，響鈴響處，約有三十餘騎哨馬，都戴青包巾，各穿綠戰襖，馬上盡繫着紅纓，每邊拴掛數十個銅鈴，後插一把雉尾，都是銅銀細桿長鎗，輕弓短箭。爲頭的戰將是誰？怎生打扮？但見：

鎗橫鶚角，刀插蛇皮，鎗金的巾幘，佛頭青挑繡的戰袍，鸛哥綠腰繫絨緋，真紫色足穿氣袴軟香皮。雕鞍後對懸錦袋，內藏打將的石頭；戰馬邊繫掛銅鈴，後插招風的雉尾。驍騎將軍『沒羽箭』張清哨路最當先。

馬上來的將軍，號旗上寫的分明：『巡哨都頭領「沒羽箭」張清。』左有關旺，右有丁得孫，直哨到童貫軍前，相離不遠，只隔百十步，勒馬便回。前軍先鋒二將，不得軍令，不敢亂動，報至中軍，主帥童貫親到軍前，觀猶未盡，張清又哨將來。童貫欲待遣人追戰，左右說道：『此人鞍後錦袋中都是石子，丟不放空，不可追趕。』張清連哨了三遭，不見童貫進兵，返回，行不到五里，只見山背後鑼聲響動，早轉出五百步軍來，當先四個步軍頭領，乃是『黑旋風』李逵，『混世魔王』樊瑞，『八臂那吒』項充，『飛天大聖』李袞，直奔前來。但見：

人人虎體，個個彪形。當先兩座惡星神，隨後二員真殺曜。李逵手持雙斧，樊瑞腰掣龍泉，項充牌養玉爪，後猱，李袞牌描金精獬豸。五百人絳衣赤襖，一部從紅旆朱纓。青山中走出一羣魔，綠林內迸開三昧火。

那五百步軍就山坡下一字兒擺開，兩邊圍牌齊齊扎住。黃貫領軍在前見了，便將玉塵尾一招，大隊軍馬衝擊前去。李逵，樊瑞引步軍分開兩路，都倒提着蠻牌，蹺過山脚便走。黃貫大軍趕出山嘴，只見一派平川曠野之地，就把軍馬列成陣勢，遙望李逵，樊瑞度嶺穿林，都不見了。黃貫中軍立起攢木將臺，令撥法官二員上去，左招右颺，一起一伏，擺作四鬥底陣。陣勢纔完，只聽得山後砲響，就後山飛出一彪軍馬來。黃貫令左右攔住戰馬，自上將臺看時，只見山東一路軍馬湧出來：前一隊軍馬紅旗，第二隊雜綵旗，第三隊青旗，第四隊又是雜綵旗。只見山西一路人馬也湧來：前一隊人馬是雜綵旗，第二隊白旗，第三隊又是雜綵旗，第四隊卓旗，旗背後盡是黃旗。大隊軍將急先湧來，占住中央，裏面列成陣勢。遠觀未實，近觀分明，正南上這隊人馬，盡都是火焰紅旗，紅甲紅袍，朱纓赤馬，前面一把引軍紅旗，上面金銷南斗六星，下繡朱雀之狀。那把旗招展動處，紅旗中湧出一員大將，怎生結束，但見：

盔頂朱纓飄一顆，

猩猩袍上花千朵。

獅蠻帶束紫玉圍，

狻猊甲露黃金鎖。

狼牙木棍鐵釘排，

龍駒遍體胭脂裹。

紅旗招展半天霞，

正按南方丙丁火。

號旗上寫的分明：『先鋒大將「霹靂火」秦明。』左右兩員副將：左手是『聖水將』單廷珪，右

邊是『神火將』魏定國。三員大將，手拏兵器，都騎赤馬，立於陣前。東壁一隊人馬，盡是青旗，青甲，青袍，青纓，青馬，前面一把引軍青旗，上面金銷束斗四星，下繡青龍之狀。那把旗招展動處，青旗中湧出一員大將，怎生打扮，但見：

藍靛包巾光滿目，

翡翠征袍花一簇。

鎧甲穿連獸吐環，

寶刀閃爍龍吞玉。

青驄遍體粉團花，

戰襖護身鸚鵡綠。

碧雲旗動遠山明，

正按東方甲乙木。